

澳門聖若瑟中學留港校友會

會訊(雙月刊)第79期

二零一三年三月

香港銅鑼灣加寧街十號海威大廈2樓B座

電話：2881-8373 傳真：2363-4623 email：emily@tingsun.com.hk

網址：www.alumnisj.com.hk

Flat B, Marco Polo Mansion, 2/f., 10, Cleveland Street, Causewaybay, Hong Kong

會長 李萬益 • 副會長 林慧儀 楊國興 • 秘書 黃潔瑩 鄭詠儀 • 財務 周華根 龐素貞 •

公關 陳素娟 官一青 • 稽核 黃宛平 • 總務 陳素清 蔣貞元 • 康樂 關恆昌 楊志毅 唐錫斌 孫文華

同學會報導

- 馮瑞宜老師之骨灰已於2013年1月15日安放長沙灣天主教墳場33段，封碑禮儀由姪兒馮醫生主持，家人、教友校友陳惠蓮、黃宛平已同往拜祭。
- 本年2月21日羅玉成校長安排校本部一眾教職員春節聯歡，席設澳門英皇酒店，澳門教區大學校長及校務職員均有參加。會長李萬益、委員林慧儀、關恆昌及周華根代表校友會出席。席間與各嘉賓言談甚歡，舉杯互祝身體健康及大學早日動工、教務蒸蒸日上。
- 本年3月16日三月十六日是母校校慶之日，將於晚上七時在聯邦酒樓舉行聯歡晚宴。本會委員將有多人出席。
- 好消息，2012年11月之週年聚餐，1959年幼師畢業之羅雪雅同學應其同班校友鄧潔薇邀請及推介，立即申請成為永久會員，委員會熱烈歡迎。

會友隨筆

迎春

煙花璀璨耀香江，
萬眾歡欣樂維港，
靈蛇四海迎新歲，
盛世歡年福祿隨。

虛幻

遠在遠山遠眺望，
近在近前近樓台，
相隔咫尺難尋覓，
乍離乍聚乍迷糊。

想嗎

花家小姐名碧霞，
天生麗質無虛假，
唇紅齒白俏嬌娃，
知書識禮閨秀也，
遂令眾生齊共話，
教我如何不想她。

(旭社 吳潔明)

我與留港校友會取得聯絡小記

我在一九六七年夏天男高中畢業。由於母校受123事件後澳門當時事局變化的影響（日後有機會時再細說我們自行聯絡女校高中畢業同學舉辦謝師宴和獨自印製男高中畢業同學錄，討論組織1967毅社同學會作日後聯絡等等），在校方決定不舉行所有各級別的畢業典禮後（相信在聖中校史上直到現在，僅有1967年這一屆），便立即離開了澳門。

此後我赴台南就讀四年，一九七一年回港就業，除了同班三數位同學外，始終沒有和其它班級的聖中畢業校友取得聯絡，也沒有得知母校在一九六七年後的任何發展訊息。

一九八二年二月下旬，也許是三月上旬的一天，在午膳後閱報時（很可能是工商日報，因其時我也有閱讀香港時報，華僑日報和星島日報），一段位於不顯眼處的小文吸引了我。該文大意是澳門聖若瑟中學留港校友為慶祝母校51週年校慶舉辦遊船河活動，屆時邀請前校長何心源神父，陳既詒

老師，黃就順老師和母校其它師長出席等等。我認為這是我可以和母校再次聯絡上的好機會，下班後便依址前往中環威皇旅行社報名。

在道明來意及我在1967年的畢業級別，斗膽要求查閱已報名的校友有否我所認識者後，接待我的女士（日後知悉是林東源學長夫人）在我回答一個也沒有找出時（我原本希望能找到關恆昌，馮志濠，周華根等和我同時在台南求學的學長。也許約高我10屆，亦在台南入讀四年，曾在香港同一機電顧問工程師事務所工作的何麟祥學長），十分熱切而又耐心地希望我能決定報名參加，因為1967年及其後畢業留港而又聯絡上的聖中校友，在當時委實是罕有的。那時候，面對誠懇的林學長夫人，我感覺自己實在是一隻離群多年孤雁，仍在猶疑是否要歸隊。現在，也不知當年除了我和同班的孔繁澧外（我與他自1988年12月先後各自移民離港後便失去聯絡至今。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杜甫真箇道盡了。）因該一小段報章小文而和留港校友會聯絡上的有幾人？相信林東源學長肯定有這一屈指可數的答案。

遊船河活動當日，我和孔繁澧兩人依時前往九龍城碼頭參加，看到不見了15年多，清減了但精神依舊，語音嘹亮不退的前校長何心源神父，（我和同班的劉國興一起曾在1967年夏天，前往前校長離開澳門後任職的九龍新蒲崗伍華書院，拜訪請安）陳既詒老師，黃就順老師和母校其它出席的師長，還有我在工作上認識的何麟祥學長，才得知他和潘漢賢名譽會長同班，他們集體報名參加這次活動。難怪我報名時在表上沒有找到他的個人姓名。

因為參加活動校友眾多，只好和前校長何心源神父，陳既詒老師，黃就順老師略作交談後，便和孔繁澧坐在遠離主家席的一桌，與同桌的學長（當時口頭交換了級別、姓名但現今已全給忘掉了）聊天，確信在1967年畢業的我們，是當晚活動中的少數中年新血校友。剎那間，30年過去，1967年畢業的我們一群，也已先後從當時的初度而立，走過不惑，奔向知命，倏地甲子重逢或舞台謝幕了。

遊船河活動後，我和孔繁澧均接到林東源學長電話邀請列席留港校友會籌備重組會議，此後我在留港校友會重組的參與及其它，只好留待日後有機會再續說好了。

（關信陵—1967男高中毅社）

守土有責

中日關係因釣魚島事件惡化，日方霸佔釣魚島之所謂理據花樣多端，祖國則理直氣壯，稱該島自五百年前明朝以來便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各執一詞，矛盾無從解決，令火藥氣味趨於濃烈。但自日相安倍於本年二月二十五日訪美之後，傳媒認為日相訪美受到冷待，既缺機場貴賓式迎接，白宮也不聞禮炮之聲，更乏國宴隆重招待，連美日聯合記者會也草草了事，表面上，安倍未能就釣魚島事件取得美國總統奧巴馬之明確支持。此外，與中國向來不友善的希拉莉卸任，國防部長也由溫和派人士出替。多數人都以為和平在望，讓中日衝突陰霾露出曙光。不過，我認為國際外交，向重禮法，尤其是對國家元首，錯一不可。此次安倍訪美，乃事先安排之專程訪問，獲美如此「冷待」，有悖常理，說不定乃欲蓋彌彰，表面冷漠背後卻藏著一個熾熱的戰爭謀略。美國工業近年熱衷於利潤深厚的軍工產業，保持穩定就業人數。受此原因，所以美國本土無論發生幾許亂鎗殺人慘劇，國會仍然不提禁鎗，換了新國務卿和國防部長，世界也不能讓它太平，美國要繼續利用宗教、種族、人權等問題不斷到處製造戰爭才讓軍工生計連綿不絕。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其他中東國家的戰爭都源出於此，若然近期與朝鮮和伊朗挑不起戰事，則釣魚島之戰將是下一個熱點了。

若論經濟，美國當今第一，中日分踞二三，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日本在美國幫助之下經濟騰飛，美國則不幸下滑，美國財金官員拍門求助要求自動減產輸美，可是日本卻財大氣粗，反譏美貨不思改進，致丟掉了國際市場，後來美方施展手段，讓日本簽下廣場協定，日本經濟才受制於美國，此許不快經驗，美國不會忘記。至於中國，自從加入世貿組織之後成了世界工廠，經濟如脫疆野馬直迫美國，希拉莉抱著同舟共濟的幌子求售債券不果，引發製定以後一連串對華之不利政策，當日拒買債券，後果逐漸浮現，其中由美國主導的ITT經合組織和太平洋區國家的頻繁軍演，獨將中國與朝

鮮排斥於外，這種明火執仗的敵對舉措，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美國決不做老二的策略互相配合。假如中日這兩個經濟大國果真開戰，不言可喻，美國的經濟第一位置在未來半個世紀將再無挑戰。美國的軍事實力是當今第一，中俄實力則諱莫如深。表面如此，但不要忽略日本是潛在的挑戰者。日本在美國薰陶之下，也放鬆傳統工業於不顧，像電子高科技方面，日貨在韓國的先進產品面前，成了低科技。以前譽滿世界的汽車產品，現今在歐洲的奔馳、寶馬、大眾和四環等牌子圍攻下銷售一籌莫展。造船工業，則漸被韓國、星加坡和中國迎頭趕上。手錶、音像、衣著等等行業，同樣犯了高不成低不就的毛病，銷售下降。

日本重工業戰時須服務於政府，但現時卻也要為準備未來的戰事而服務於政府，在利令智昏之下，工業巨頭積極發展軍工，其太空通訊，深海反潛，殺手戰機，猶其核武疑團，其水平已達難以猜測程度。但從近屆政府急於要修改和平憲法，調整軍工策略和推動武器外銷，恢復軍國之心，已躍然於中美眼簾之下。在二戰之初，美國本來中立並與日本保持和平關係，可是日本突然向美國不宣而戰，將在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一舉擊沉，傷痛甚深。而日本廣島和長崎這兩個城市，則受美軍施炸，成為世上惟一的原子彈受害城市。這兩起慘劇，成為美日兩國間之痛，雖然歷史都過去了，但這個「痛」我相信兩國政府至今也難以忘懷。在所謂中國威脅之前，美日表面同盟，但美國領教過日本政客的口裡不一，來日方長，這個「痛」何時令兵戎再起？實是心中之刺。

近年日本政經人物，吹水者多，務實者少。金融方面，門檻甚高，予人一派抱殘守缺的態度。旅遊企業，在福島洩核之後遊客大減，今之福島海域幅射仍高。所捕魚獲，幅射超標竟達五千多倍。安倍政府，不懂亡羊補牢的典故，查找本身不足並重新振作，竟加印銀紙讓日幣貶值，變相減價以達到增加出口和引入消費者為目的。其實經貿世界自有一套供求原理，若透過貨幣操控以達致增加出口，絕對須要以稅制、原材料價格、人工、廠房、運輸、水電排污等等費用多方配合才有成功之機會。今之世界，祇有美國、印度、巴西和中國才俱備這個條件。日本積極發展軍工，讓各類行業變相滯後，普通百姓未受其惠先受其累。我洩核前到過日本，在商業區，那些本應退了休的老人，仍然捲著身體拿著公事包在為生活煩撲，突顯人力資源之不足，與八十年代之繁華現象比較，望之讓人淒然。此外，日本國債世界最高，量化之後百物更加騰貴，老本吃清之後，將何以為繼？

所遺憾者，日本政壇人物鼠目寸光者多，寬容大度者少。不懂睦鄰，卻積極推動民粹，首相出席發佈會，例必向台上之日本國旗行鞠躬之禮，怪誕之處，該旗不是置中而立，卻是一反常態把旗傾右斜插，如果說日本閣僚多是右派人士，那就真的一點不假。至於近屆新相上任，歡喜標榜團結，讓閣僚五人列成一排，在官邸齊步拾級而下，擠在一起讓傳媒影相。各國政府換屆，祇見新人物登臺亮相，怎會未上台先落台，實乃官場大忌。所以日本換相頻繁，成為政壇笑話。猶其安倍本人，此君六年前初次拜相，在位不足一年竟因肚痛不辭而別。今再當選，足證人才之凋零。

日本政府甘受美國挑撥，在釣魚島事件上一錯再錯。若衝突繼續，美國樂見兩國的衝突演變成為戰爭，祇有透過戰爭美國才可洞察到中日的軍工硬件，從而改編他們克敵致勝的部署，祇有透過戰爭，美鈔才迅速成為世界的資金避難所，化弱為強救援財政懸崖於既倒。祇有透過釣魚島戰爭，施展借刀殺人之計，潛在的敵人才可消滅於無形。

我們在戰時出生，眼見祖國飽受外侮，受害之深，傷亡之眾，對日本軍國之惡行深感憤怒而無奈。但「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你有小許成就，想過些小康的日子，可是，有些人就偏不給你。將士們，該你們出場了。

(1959 恆社 李萬益)

編者按：是期稿件不多，在此呼籲同學們踴躍投稿，多謝支持。